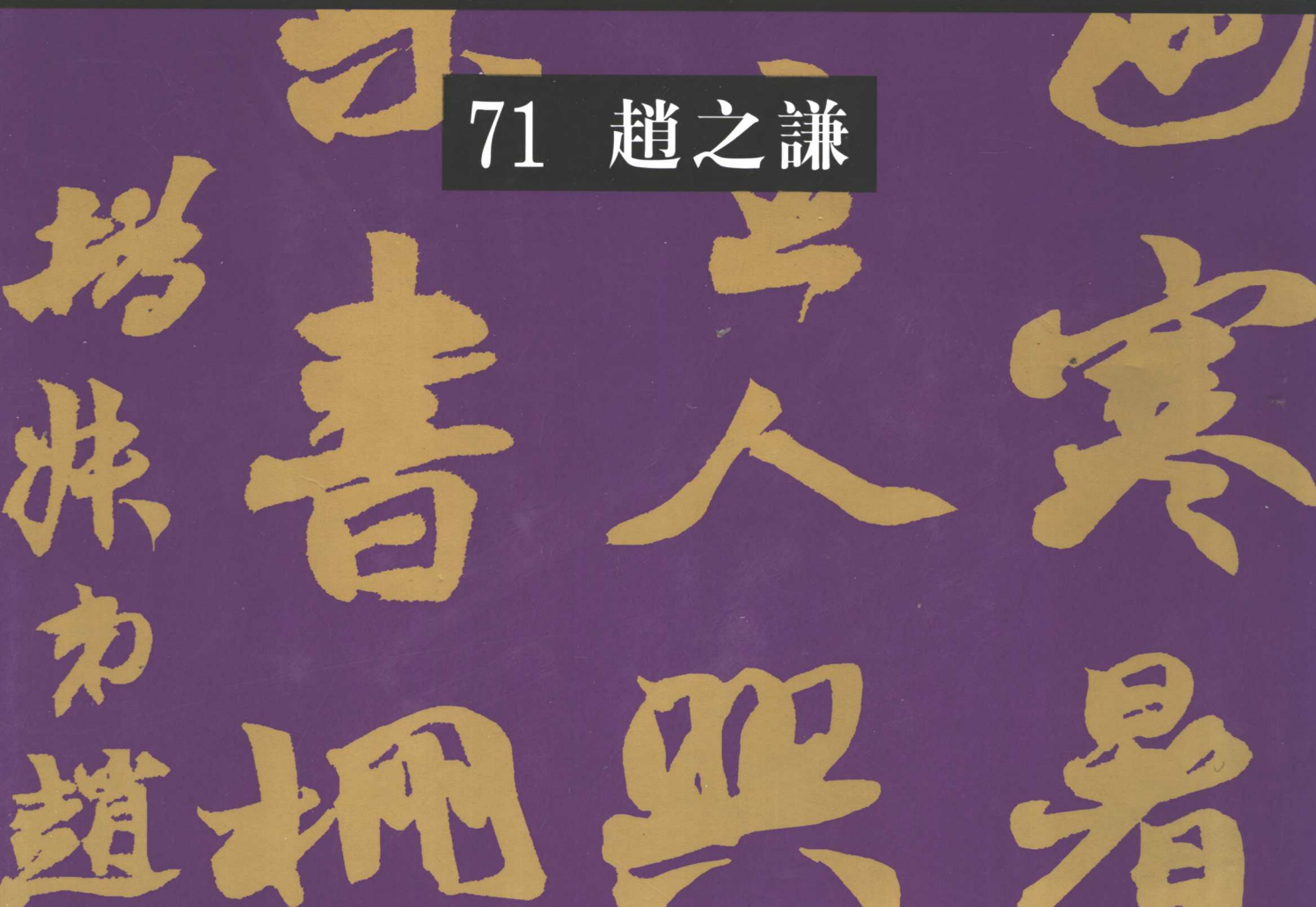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書法全集

71 趙之謙



主編 劉正成

本卷主編 鄒濤

71

清代
趙之謙
編卷

中國書法全集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中國書法全集. 7 1, 趙之謙卷/劉正成主編. - 北京: 榮寶齋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5003-0715-2

I. 中… II. 劉… III. 漢字-法書-作品集-中國-清代 IV. J292.2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4) 第 031384 號

顧問	沙 洪 邵宗遠 程大利 龔如甲
策 劃	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
責任編審	王鐵全
技術編審	張曉林 孫 行
責任校對	張家璋
責任編輯	唐朝軼 孫傳寶
圖版編輯	唐朝軼
技術編輯	嚴 峻 孫傳寶
地圖編輯	李 森
封面設計	羅 洪
版式設計	崔志强
扉頁題簽	劉正成

中 國 書 法 全 集 第 71 卷

劉 正 成 主 編

出版發行: 榮 寶 齋 出 版 社
地 址: 北 京 市 東 城 區 北 總 布 胡 同 32 號
郵 編: 1 0 0 7 3 5
經 銷: 新 華 書 店
排 版: 四 川 錦 橋 印 務 有 限 公 司
印 刷: 北 京 燕 泰 美 術 制 版 印 刷 有 限 責 任 公 司

開 本: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16 印張: 19.25
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03-0715-2

定 價: 98.00 圓

凡例

- 本書所收書法作品上起商周，下迄當代，總計一百餘卷。立卷分兩大類：一、斷代卷；二、書家卷。各卷按時代歸入十編之中，另有篆刻、論著、附錄、補遺四編。
- 斷代卷編入作品，主要指宋和宋以前無書者署名之甲骨文、金文、簡牘、帛書、陶瓦磚文、碑刻、墓誌、刻石、摩崖、造像、寫經等。此類作品分類後斷代編出。
- 書家卷分三類：甲類卷為單人成卷者；乙類卷為二至四人成卷者；丙類卷為某一斷代中多人和衆人合卷者。
- 本書各卷目次除序言、總目錄外，按兩類立卷體例分列。斷代卷為：原色器物或搨本圖選頁、概論和專論、作品圖版、作品考釋、年表、器物與作品出土分佈示意圖、主要引用參考書目和文獻、圖版目錄。書家卷為：書家畫像（甲類卷）、原色法帖或原色作品選頁、書家評傳和專論、斷代書法概論（丙類卷）、作品圖版、作品考釋、書家書論選注、書家年表、書家行踪示意圖、主要引用參考書目、圖版目錄。
- 甲類書家卷中之附卷書家，為本家之親屬和親授弟子，以明析其相互之影響。
- 附錄編包括：中國書法紀年（附人名索引、作品索引）、少數民族文字書法簡史圖錄、海外書法簡史圖錄、文房四寶簡史圖錄。
- 補遺編若干卷，將編書過程中所未能容納和遺漏的重要作品分類編入。
- 本書各卷所作示意地圖，皆以譚其驤主編之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為底本。
- 本書全部採用繁體字排版，以避免古今文字異同之誤。

序言

人類的發展，有了精神創造。這精神創造，首先用來改造自然，同時用來改造自己。於是，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——藝術誕生了。

有人說，書法是線的藝術。那麼，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，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，線的藝術便誕生了。這線的藝術，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。線的藝術先於文字，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、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。這就是書法。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，並創造自己的規範，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，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；同時，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『自己』，即創造的理想境界——意境。

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，有時候，一點一畫，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。而書法的意境，即它所包容的精神、意識、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，絢麗非凡，魅力無窮，一點一畫，會使你頂禮膜拜，陶醉終生！

愈有民族性，便愈有世界性。書法藝術的世界性，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，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。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，但它不是不可理解。理解了我們的民族，便可能理解它；當然，理解了它，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，我們民族的精神、意識、情感與心靈，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，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。線的藝術——書法，在這一點上，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、最單純、也最高的人的真實。

因爲它是真實的，所以它美好而崇高。張芝、王羲之、懷素、顏真卿，這些『草聖』、『書聖』，他們的隻字片紙，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，萬金不易？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，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。

人類發展到今天，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。工業化、原子能、電腦、太空技術、遺傳工程……這眼花繚亂的一切，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，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——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——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、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、最美好的那個部分。因此，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。億萬中國人，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，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，便同時想到爲了『自己』的那種因素——書法藝術，並熱烈地投入其中，去實現、創造更爲美好的『自己』。

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，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『書法熱』。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，便紛紛把它『書』在祭祀、占卜的龜甲、牛骨上，『書』在一切器皿、工具上，『書』在山石

上。他們爲能創造『自己』而激動振奮、驚喜異常。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——漢代，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。第二個熱潮，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。從唐代以來，幾乎每一個時代，上自帝王將相，下至士民百姓，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，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，以至終其一生，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；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『心靈圖畫』應運而生，令我們爲『自己』而驚嘆不已。金石與紙俱會銷毀，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，流傳永遠。唐太宗的宮廷，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搗摹製工作，複製二王書跡。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，即刻搗《淳化閣帖》。民間亦風起雲從，上行下效，叢帖蔓生。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，編輯、刻搗了更爲浩大的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。鄰邦日本，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，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《中國書道全集》。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，亦是一種激勵。今天，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，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？

王羲之云：『一死生爲虛誕，齊彭殤爲妄作。』任何個體的生命，在天地運行中，只是一瞬。但是，歷史的大創造，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。我們在一瞬中存在，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。存在、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。目前，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，所以，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，聚集民間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，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。爲了歷史，也爲了明天。於是，便有了這部《中國書法全集》。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、很不理想、很爲有限，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『一瞬』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。

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，留存於今者，亦浩如烟海。這部《全集》，雖浩浩百卷，亦只是其中一瞬。而每一件入選作品，又只是書家的一瞬。然而，我們的全部研究、編纂工作，即從這『一瞬』出發。翻開這部書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不管是『斷代卷』，還是『名家卷』，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。緒論、評傳、考釋、年表等等，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。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，即爲熱愛書法、研習書法、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。藝術作品，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。因此，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。我們的目的有限的，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。

希望您喜歡它，批評它。

劉正成

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



趙之謙畫像

總目録

凡例

序言

趙之謙畫像

原色作品選頁

趙之謙書法評傳

趙之謙交遊事類叢考

趙之謙作品

作品考釋

趙之謙書論選注

趙之謙年表

鄒濤

戒齋

鄒濤

鄒濤

鄒濤

趙之謙行踪示意圖	287
主要引用參考書目	289
圖版目錄	292

趙之謙書法評傳

鄒濤

同治初魏稼孫爲趙之謙集印譜，趙之謙爲題『稼孫多事』，並作記云：『稼孫竭半載心力，爲我集印稿、鈔詩、蒐散棄文字，比於掩骼埋胔，意則厚矣。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，固天所以活我，而於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，書四字傲之。』這是趙之謙一生中最能表達其心緒的一幕。

可以說，趙之謙是晚清最著名的書畫篆刻家，這是客觀事實，也是趙之謙自己已意識到了的，然而這卻並非其本意之所願。那麼，他所需要的又是什麼呢？走仕途之路！這大概是封建社會文人的必然歸宿，命運如此，世道如此，趙之謙也不能例外。何況，其家庭背景也迫使他不得不走這一條路。因此，『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，固天所以活我，而於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』。客觀上造就了一代偉人，而於趙之謙自身，卻是所求非所願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頗有『無心插柳柳成蔭』之感。

一 人生三階段，書藝三步曲——趙之謙生平與學書歷程

趙之謙與其他著名書法家相比，其人生相對單純，基本可歸納爲三個階段。與此相應的，其書法也走了三個過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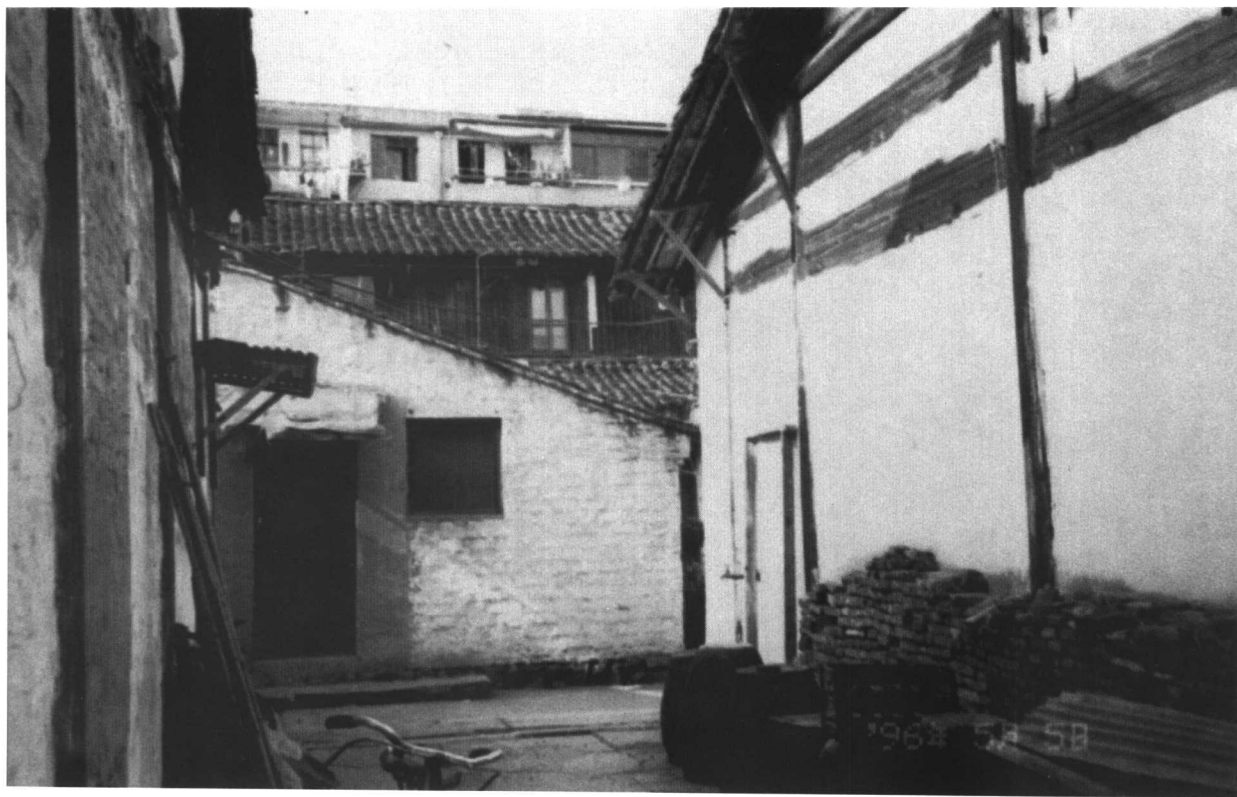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少遊諸侯，壯更患難，兼人之力，達變之才

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年）七月初九，趙之謙生於浙江紹興開元寺東首大坊口趙家。名之謙，字益甫，又字搗叔，號鐵三、冷君、子欠、次

寮、憨寮、悲盒、思悲翁、無悶、娑婆世界凡夫、支自頭陀、悔素、笑道人等，自署二金蝶堂、苦兼室、悔讀齋。據載，會稽趙姓爲宋宗室之後，最早居嵊縣，明時始遷紹興。入清後分居大坊口、觀音橋、廣寧橋三處。趙之謙爲遷紹第十五世裔，曾祖立鐘、祖源，父守禮，字松筠。母章氏，生兩子，長子烈，字積庵，次即之謙。趙家自高祖上遊君始，『始業賈』。『家故豐厚，多藏書』。而趙之謙『天稟環異，穎悟倍常童。甫二歲，即能把筆作字。稍長，讀書過目輒能誦。又好深湛之思，往往出新意以質塾師，塾師不能答』①。『六歲學古文，九歲學詩，十歲後講學』。又云，『少事漢學，十歲後潛心宋學者七年』②。『仍世豐厚，君生而中衰』③。父親中年患喘病，恆臥床第，家務賴母親章氏主持。積勞成疾，趙之謙十四歲時，母歿。之後，兄積庵以訟累家，自此家道中落。十七歲，從師山陰沈霞西布衣復槃學金石之學。④十九歲，娶范璫（敬玉）爲妻。趙之謙在《亡婦范敬玉事略》中述道：『余少負氣，論必疵人。鄉曲皆惡，外舅及之。母喜曰：此吾婿也。因以婦歸余。』

二十歲前，書學顏真卿《家廟碑》，『日五百字。』⑤

二十一歲考取秀才。二十二歲入幕繆梓府，『溧陽武烈公（梓）權守越，見府君文異之，咨以箋奏之事。武烈負重名，博通經術，洞明古今時事。謂府君才當致大用。頗以習本朝掌故，究當時利弊爲勛。一時同門之士如續溪胡文（培基）、胡文（澍）、溧陽王丈（晉玉）、餘姚周丈，暨武烈群公子，相與稽考辨難，質諸武烈，以定是非。府君居武烈幕數年，凡兵農錢穀諸大政，若鹽筴、若漕儲、若郡縣之宜，律令之要，



浙江紹興趙之謙故居所在地

其委曲繁重者，皆通之。自爲賓客，至於從政論議文牘，老吏見之，歎爲莫及。府君感武烈知，終身執弟子禮。」⑥

二十四歲壬子鄉試，『之謙貧甚，不克赴。曼仙公獨助之錢十一千九百以成行。』⑦此際，趙家生活極爲艱辛。當時致胡培系函中也言及：『吾輩所苦者貧耳，貧則不得不看人面孔，看面孔便無以自立。』

二十五歲，父松筠卒。『咸豐癸丑，遭先贈公喪。鮮民之生，日益危苦。終歲奔走，賣衣續食而已。』⑧二十七歲，嫂歿。《亡婦范敬玉事略》云：『余兄以訟破家，遂析居。因以家事委婦，覓食遠方。洎余嫂歿，兄忽出走。』⑨

二十八歲，太平軍攻打浙江，繆梓補金衢嚴道，趙隨赴衢州、常山軍中。趙曾作詩云：『憶昔從軍嚴衢口，奮臂大呼瞻馬首。兩年一再涉洪波，壯心挫盡惟哀歌。……』⑩

三十一歲，以第三名的成績，考取舉人。

三十二歲時，太平軍攻佔杭州，繆梓戰死，趙之謙避走，『事聞，賜卹。巡撫王有齡追論梓創議株守，奪卹典。及杭州再復，舉人趙之謙訴於京，下巡撫左宗棠確查。疏言：「梓居官廉幹，臨難慘烈，請還卹典。」後巡撫李瀚章、楊昌濬屢爲疏請，贈太常寺卿……』⑪《馮叔府君行略》也載：『武烈死浙難，忌者撫浮言，上聞有詔，奪卹典。時人莫敢訟言。府君伏闕上書，卒邀恩卹如故。蓋事師之誼不移於患難死生之際也如此。』三十三歲，避走溫州，結識江弢叔，並與陳子餘、錢子奇、邵步梅等交遊。客章安時，與江弢叔『上下議論，互有棄取。簡札既多，筆墨遂費。因隨所得錄之，且及書牘，題曰「雜說」，志無所不有也。』⑫亦即《章安雜說》。三十四歲，由傅節子所勸，渡海赴福州謀生。在閩中與魏稼孫相識，成爲一生知己。而是年，妻范璣及女蕙榛歿，『家破人亡』，更號『悲盒』。

由於趙之謙少年『穎悟倍常童』，因此極爲自負，甚至『論必疵人』。更由於貧寒，迫使其發憤讀書，『上自經史，下迄百家，名物之

蹟，性道之微，口誦心記，旁通貫串，務通所以。」⑬三十一歲時浙江恩科鄉試，座主甘泉汪承元極歎試藝，謂爲行省之冠。因首藝簡古，抑置第三。即使如此，如果按照當時情況，浙江鄉試第三名，考取進士是必然結果。然而時勢不濟，太平天國正方興未艾，清王朝正處於危在旦夕之中。加之法英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，外患內憂的社會動盪局面，趙之謙祇有逃亡避難，雖能得一時安息，卻無能出人頭地。

整個封建社會，自有考試制度始，知識分子的命運便由「考試」所決定。這也正是趙之謙所寄期望的唯一途徑。雖然趙之謙刻苦學顏體書法，進而篆刻、繪畫，山水、花鳥、蟲魚，及至人物，無所不究，無所不精。在貧困時，亦能以之求食餬口，然而，這祇是趙之謙藉以謀生和獲取功名的基本能力，或者說是業餘愛好，而非正務。

爲同志者刻印、作書作畫，是其困苦之時的一種精神轉換和情感寄託。由於其「天稟環異」，上下數千年歷史，盡覽眼底。不僅師古，而且還能化古爲今，化人爲我。到三十四歲冬赴京趕考之前，他極用心於書畫篆刻，尤其是在溫州與福州的兩年間，他畫過《甌中草木圖》、《甌中物產卷第一本》、《異魚圖》⑭等，畫前人所未畫者，鑄古開今。而刻印一道，雖然至此際爲止，尚未完全成熟，但與書畫相比，更顯得深入、老到。因此，刻出了不少篆刻精品，甚至要與古人爭雄。在《稼孫》一印款中刻道：「稼孫目予印爲在丁、黃之下，此或在丁之下、黃之上。」在《鏡山》款中刻道：「六朝人朱文本如是。近世但指爲吾、趙耳。越中自童借庵、家苕若後，知古者益鮮，此種已成絕響。日貌爲曼生、次閑，沾沾自喜，真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者矣。爲鏡山刻此，即以質之。」凡此等等，自負如此。從趙的一生看，他是以篆刻先名世的。繪畫也進入了幻化之境。書法則落於畫、印之後，此時的書法，面目尚未完備，所作楷、行以顏真卿爲基本。這是時代所致，考生以寫好館閣體爲必然途徑，祇有先寫好字，才可能獲取功名。於是，趙之謙於顏楷入手，進而顏風行書。（傳世作品觀，三十以前的作品較少，三十以後則主要是行書。）客觀的說，早期顏風作品，置之於整個清代書法史中，已可佔

有一席之地。清代帖學，尤其是顏體書風，以劉石庵爲首，伊秉綬、錢南園繼之。何紹基別出心裁，獨步書林，成爲名手。而趙之謙體近何氏，更爲飄逸灑脫，將顏體的厚重質拙，一變爲厚重中見輕快，質拙中見靈巧。雖祇「而立」，已名動公卿。然而，作品雖然也已達到相當高度，但趙之謙自己並不滿意。由於他自十七歲起，從沈復榮先生致力於金石之學，故上溯秦漢，下及丁、鄧，尤深受鄧石如影響，也初步形成書學傾向。三十三歲避難溫州，得讀包世臣的《安吳論書》，深受感染，思想逐步傾斜。書風在顏體的基礎上也開始了變革之萌動。

（二）三上京城，四試不第，癖嗜金石，化古爲今

三十四歲回到溫州後，獲悉同治二年有癸亥恩科，於是決定上京赴考。《生逢堯舜君，不忍便永訣》一印款中刻道：「悲盦居士，辛酉以後，萬念俱灰。不敢求死者，尚冀走京師。依日月之光，盡犬馬之用。不幸窮且老，亦愈乎。偷息賊中，負國辱親，刻此兩言，以明其志。少陵可作，未必惡予僭也。同治元年閏八月十日記。」

歷經千辛萬苦，航海入京師。憑藉自己是浙江鄉試第三的成績，上禮部一試身手。其結果當然是「名落孫山」。清中期以後，內憂外患接踵而至，國力急遽衰敗。官僚的中飽私囊，昏庸無術，已成風氣。隨着太平天國的全國性展開，清廷更是顯得中興乏術。因此，從整個時勢以及風氣上，決定了趙之謙以及當時的考生們，必須依附於某些權貴。趙之謙於是與其金石之交沈均初、胡荻甫等投於年輕有爲的高官潘祖蔭門下。然而，在三十七歲的乙丑科，以「次場經藝食用緯書子史，致主師有不識之字三十餘」，而被斥落。致陳子餘函云：「今春應試，又以次場經藝食用緯書子史，致主司有不識之字三十餘。僥得復失，都人士傳播其詞，以爲頗類孫淵如之誤於用「匊匊如畏」，阮文達之誤於用「蹇修」及《爾雅》「徒鼓瑟謂之步」。甚至街談巷議，且有張大之，以爲榮於登第者，豈知所得不償所失，非弟本意。且此間巨公不學之法，一宗歐陽，則執拗之性必同介甫。衆口沸騰，尤非託鉢沿門者佳兆也。」雖然得謄錄一名，以爲可以保舉或本班分發，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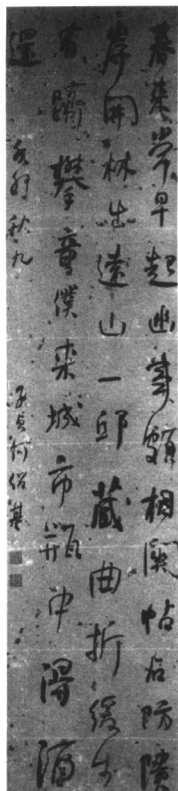
致陳子餘函云：『前在國史館當謄錄，已荷議敘班四缺後用，奈選期須十八年。由此，加捐作為雙月算，加足三班指省分發。印結部費一切費用必須一千七百餘金。』趙之謙為籌功課費，而經山東、南京、陸路歸省浙江。一年後再上京應禮部試，依舊不第。在第二次回鄉後，於同治



趙之謙三十五歲治印，款近鄭道昭



趙之謙藏《鄭文公碑》搨本並跋



何紹基行書軸

十年再上京城赴禮部試，仍不獲一第。

其實，同治七年時，潘祖蔭已昇為工部右侍郎兩年，並為讀卷官，而同治十年，潘為戶部左侍郎，辛未科的知貢舉，完全有能力有實力推舉趙之謙，其結果也可知，潘對趙的賞識也是有局限性的。當然，在四次考試不第，趙之謙呈請分發江西時，由於是捐官，潘祖蔭曾資助百金，毛煦初助五十金，宋雪颿助百金，潘又給一書，令見徐壽蘅學使及方子穎觀察，凡此等等，也算是助趙一臂之力。^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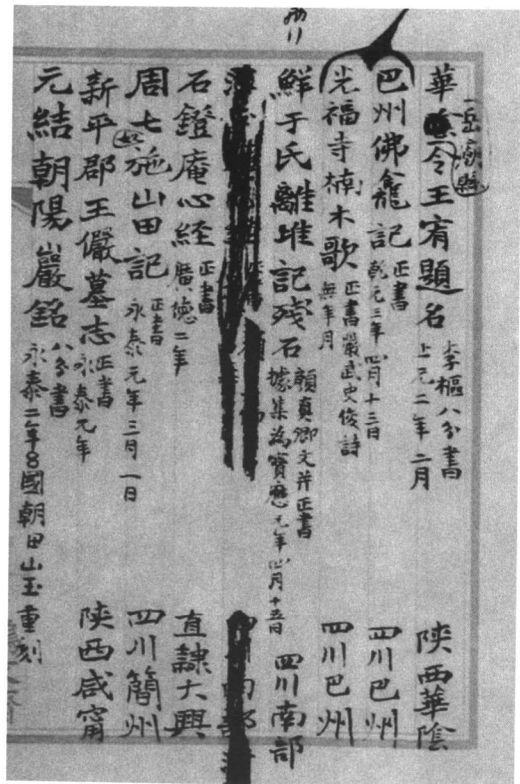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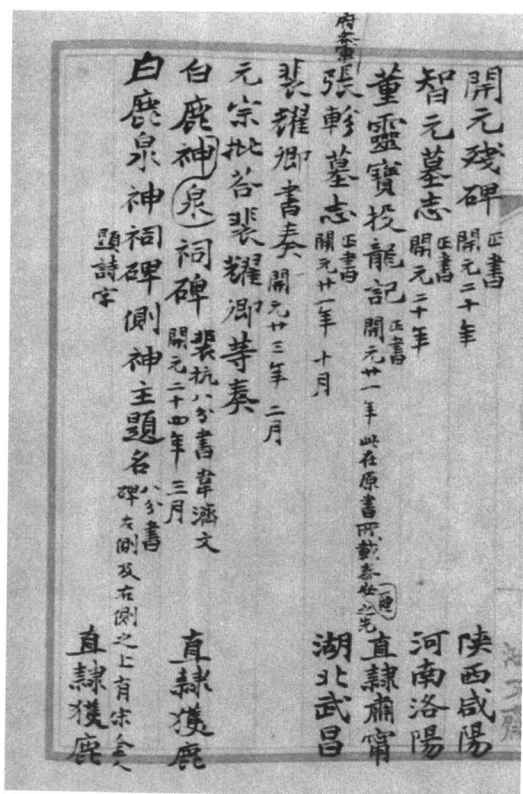
同治十一年，趙之謙在四十四歲時，終於捐數湊足，以議敘知縣，被分發江西。

自三十五歲進京赴考，至四十四歲分發江西，計十年，於功名未能裨益，甚至可以說是大失敗，而於學，則極有進境。

三十五歲進京之初，與沈均初、胡澍相聚，隨後，魏稼孫亦上京小住，一同訪碑尋帖，探求金石。刻《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》並款云：『余與亥甫以癸亥入都，沈均初先一年至。其年八月，稼孫復自閩來。四人者，皆癖嗜金石，奇賞疑析，晨夕無間。刻此以志一時之樂。』為此，趙之謙還更『悲盒』號為『無悶』。在訪碑尋帖的過程中，買到了《鄭文公碑》。自此，他開始了書法的本質性轉變。當然，思想的轉變是漸進的。數年前受包世臣影響萌生的棄帖從碑之念，在此之際得以徹底實踐。

如果我們考察一下趙之謙《章安雜說》手稿和《趙之謙尺牘》等，可以明確地看出，三十三歲時的《章安雜說》，還是顏體風格，尚未參入北魏筆法，而在三十四歲致魏稼孫函中已明顯發現有北魏書風的筆跡，而在三十五歲以後，則完全改變了其面目。這種變化，是通過以包世臣、張琦理論的指導下，近取鄧石如、德林，上溯鄭道昭、六朝刻石，從幼稚走向成熟，不斷完善自己的一個過程。在四十四歲回到故鄉，準備赴江西任時，趙之謙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北魏書風，而且還在不斷完善、強化。這些，在四十五歲以後的作品中得已體現。書風的轉變，有助於趙之謙書法藝術的統一、完善，卻斷送了他致力考試的前程。他在致胡子

繼信札中說道：『書至此，則於館閣體大背，弟等已無能為役，不妨各行其是。』表達了趙之謙對館閣體的不滿，也表明了對現狀的態度，以及追求書法藝術的決心。大有『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』的氣概。然而這與他苦心致力考試，走為官之路是相違背的。他因此也陷入矛盾之



趙之謙手稿《補寰宇訪碑錄》

中。儘管如此，他還是選擇了北碑書法。

在這十年中，不僅是真書、行書，也是其篆刻藝術走向巔峰的時期，同時也是篆書、隸書從鄧石如上溯秦漢，進而合四體（真、行、隸、篆）為一而形成自我面目的時期。對此後文還作詳論。

這十年中，他為考試而習八股（這其實也是趙之謙打心底裏看不上眼的一門學問）之餘，努力研究金石學並窮究漢學，並著手著書立說。首先是在沈均初的財力援助下（沈出資為其刻此書），先後在顧湘舟、胡澍、繆荃孫、曹葛民、魏稼孫、溫元長、樊文卿、劉子重、潘祖蔭、沈均初以及石工方可中等的支持、協助下，完成了《補寰宇訪碑錄》一書。之後，又撰成《六朝別字記》、《說柁》、《勇廬閑話》、《國朝漢學師承續記》、《趙之謙詩集（消寒第一集）》等書。歷史上的文人，撰著刻書是其生命中的僅次於『為官』的『流名千古』的大事情，趙之謙也不例外。祇是趙之謙與一般文人不同的是他對自已要求太高，一般性的著述，或者說尚不能令自己滿意的著述，是輕易不往外拿的。加上趙之謙缺乏財力，使得許多文稿亡佚，不能夠面世，這是憾事。當趙之謙在四十三歲時將自己的詩集呈到潘祖蔭面前，潘祖蔭也嚇了一跳，為之作序云：『大集捧讀三日，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。覺二百年來無此手也。石門數詩，尤有功世道；再去溫州詩，人事世情都道盡矣。蔭交揭叔近十年，未見其與近之詩人唱和也。今見其所為詩，則非今之所謂詩人也。』矜此七品官，遠過萬里程，讀此二語，能無三歎？』

（三）晚就一官，兼及著作；書畫鬻食，人書俱『老』

在十年趕考，歷盡心血而終不得一第的情況下，心灰意冷，轉求實務，呈請分發，終於在四十四歲分發江西，滿足了一個窮知識分子為官的最低願望——去當一名七品芝麻官。何況，與浙江相比，江西是個窮地方，分發江西，恐怕實在也是不得已，甚至是無可奈何的『下策』。而這種下策，也並非趙之謙自己所能解決得了的事。在這一年的春杪，他『檢點舊作，分貽友朋』^{①⑥}，輕車南歸。經上海回到紹興後小住時日，告別了家鄉的親朋好友，來到杭州。趙之謙知道這一走，恐怕也難

輕易再回家鄉了，雖然浙江江西是鄰省，但當時的交通之不便，亦是可想像的。於是在臨行前，作了大量的書畫，分贈友人以為告別留念。十月中旬，走水路沿錢塘江上行，經建德轉陸路約行半月而抵豫章。

這條十五年前與太平軍作戰時曾走過的水路，轉眼「灰飛煙滅」，感慨萬千。

十一月初抵達江西之後，投謁江西巡撫劉坤一，馬上被委分辦省志局差，修《江西通志》。『月薪三十六兩，加飯菜六千，乃省中縣班第一等差』，這忽然得之，也是趙之謙意所未及。這大概是趙之謙「文聲動京城」之故，抑或潘祖蔭所薦？不管怎麼說，這個差事也正是趙之謙所喜作、擅長之事。然而，好事多磨，在致子繼函中寫道：「弟到省時，即奉委志局差，以為是人可用也。乃至局觀之，則八股先生巍然上坐，狂誕悖謬，海內僅見。則廢然而返微觀其旨，又以得錢而延時日為主，以志為名而已。」

一年後，劉坤一將志局移至南昌東湖之北曾文正祠，並命趙之謙為「總司編輯之事」。①⑦「每月薪水六十兩，一切照知府式樣」。①⑧於是趙之謙將原先「八股先生」們留下的目錄凡例，全部改正，「覃心鉤考，晨纂夕披」，竭盡心力。佐修者有董覺軒、程秉鈺、王松溪等，皆並時英雋。因此儘管期間「衆謗群疑，集矢無已」，妒賢者大有人在，但經過他們的齊心協力，終於在三年後趙之謙四十九歲時完成。『全書文省事增，援據精確，攤詞爾雅，轉勝前人，為近日官書之最。』①⑨

《光緒江西通志》是趙之謙心血所集，其中「凡例、選舉表、經政、前事略二，全出其手。」②⑩這是他赴江西任的第一件事，給江西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文獻，意義極為重大。然而，他去江西的目的，也並非在於此，而是「為官」。在他完成編輯使命後，仍需要在江西等待屬縣的官缺，亦即「候補」，這是他的人生目標，是「父母生我之意」。為了實現這個目標，他不僅三上京城，「虛度」光陰，而且還欠下一身債，他是花錢買的官，因此必須通過為官來掙錢還債。終於在五十歲時的夏天，他等到了盼望已久的「縣令」——赴饒州府所屬的鄱陽。趙之謙與致勃

勃，自南昌赴鄱陽舟中，寫下了《夢遊仙詩十二首》②⑪，可見其精神爽朗之一斑。

可惜，命運往往捉弄人，在他「抵官旬有九日，大水壞民田」，「臣浸稽天，歷四閱月。」趙之謙「彈力振撫，纖悉不遺」。入冬，「飢民共五萬餘人，城外施粥，尚不鬧事也。」②⑫

趙之謙以做官為人生目標，而且也是想要真正做一個好官，以留政聲。然而數千年封建官吏的黑暗，是一個剛直不阿的文人趙之謙所預想不到。僅半年的「為官」，就使得趙之謙已招架不住了。他在致王懿榮的信中說：「弟自去夏權篆鄱陽，著名巨區，而有名無實。兼值洪水為災，小民幾為魚鱉。本年正月已求退，而上營不許。遂辦閱兵、院試兩差，虧至三千金。辛留半年，年穀順成，得以補苴。冬漕開徵，奉檄解任。綜計此次，無盈無絀，若再留三月，則可以引疾歸矣。上營蓋欲鞭勒之，使戀棧豆耳。饒守漢軍，性喜趨奉，而尤愛朱提。二者皆弟之所短，又其用事者，「風火卦」所謂「小鬼難當」，且署任官與趕城賣買相等，出重資以冀未來之福，切需謹慎，往往有朝濟而夕撤版，至於一蹶不振者，彼亦非其倫。弟亦非其人，甯受侮，不願買癡呆也。豫章局面大非昔比。」封建中國的為官之道——趨奉和金錢，兩者都非趙之謙所愛、所能、所善，那他的命運也就有了個必然的結果——失敗。這種失敗是趙之謙五十以後纔親身經歷到，纔在為官之中逐漸深刻地感受到。但是，對於一個舊文人來說，已經走上了「為官」的道路後，除此之外又能夠去做些什麼呢？像揚州八怪的鄭板橋以及其他等等前賢一樣，視「為官」如糞土，同「官」字決裂，走「藝術家」之路？趙之謙有此能力，也有過此念頭，但都被他那種傳統觀念所束縛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「為官」是他一生寄予的期望、理念，所以放棄了它，是趙之謙自我所不能允許的。於是他想到了文人的本職，以書傳世。他動起了刻書的念頭。

解任回南昌後，他仍舊等待輪委。而在等待期間，他着手了他的編輯計劃——「三十年前舊約」。這次不是編官書，而是編輯自己讀到、

所集藏的零牋斷楮，集成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》（二十四冊），並作總序一篇，洋洋數千言，述及編書之緣起，並託夢入鶴山，見「千七百二十九鶴」之故事，以諷時世。稱：「庚辰春猝病，終夜危坐，夢入鶴山，見有老者合眼坐茅舍中，二豎侍側。一豎引遊，『趨山腰立磐石上，但聞空中大聲，獵獵如烈風。仰視，則羣鶴翔舞而出，羽翼蔽天日。因問鶴數，豎言：山外鶴不知其萬億兆也。此皆鷹隼者，近已一千七百二十有九矣。已而清喉閑發，變異殊甚，齊飛過前溪，偶俯瞰，則水中影鶴鵝雞鳬皆有之，且雜螭虬虹蜺蜉蝣蠅之屬。其爲鶴者，百不一焉。』」所謂的「百不一」者，焉是指鶴？官場不正是如此嗎？他在致友人函中云：『弟所刻叢書已改名（按：原書名爲《悔讀書齋叢書》），以友人謂弟雖不得讀書力而亦不當悔，適感亥夢，竟改之，並作怪文一首以爲總序。』又致伯循函云：『零零碎碎，一紙十紙，數十年中所搜輯者，總可暫免散亡。一肚皮惡氣，全在一序中，可微參之，必然得一二也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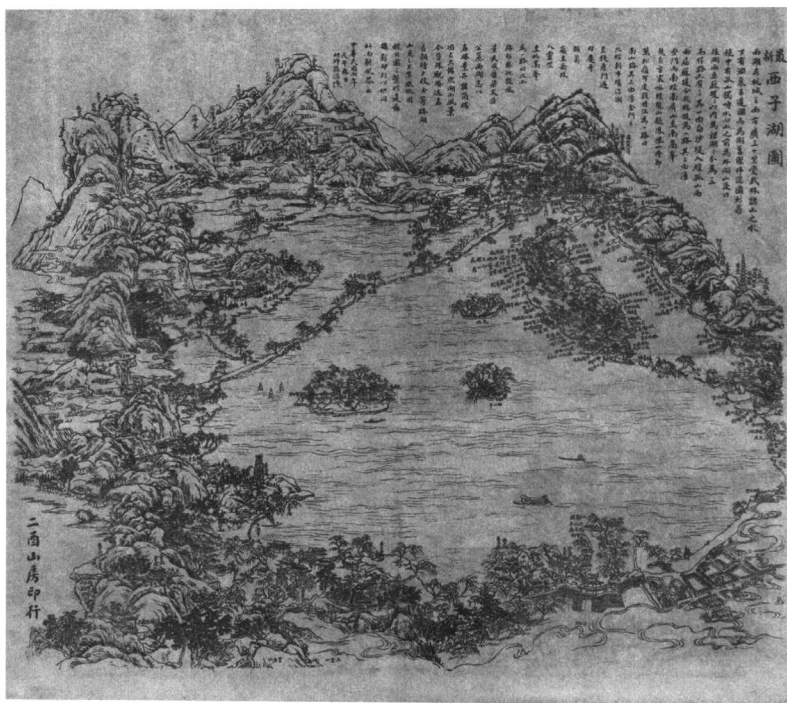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三歲時，趙之謙又盼來了第二次爲官的機會，赴奉新任。而這次遇到的麻煩則更大。在赴任時，一同前往的眷口中有一僕婦因行李及其幼子未能同到而哭嚷不已，趙之謙相勸而止，而繼子趙壽佳異常辱罵斥逐，結果四更自經而死。尚未接任，便遭此禍，令趙之謙大爲痛心，語友人云：『兒子若是親生，則今日已殺之矣。』一時間，紛紛揚揚，謠言四起，使趙之謙的第二次爲官也難開展工作。幸年豐民安，較鄱陽稍善，歷年欠債亦償還其九。辦案也有聲色，押一訟棍，懲兩蠹書，民間肅然安靜，一年餘，留下不少政聲。卸任回到南昌後，繼續他的未竟事業——編輯出版《鶴齋叢書》，同時繼續等待新的輪委。終於在趙之謙五十五歲那年冬，等到了第三次「缺」——南城縣令。然而，如趙之謙致友人函中所云：『南城非善地，弟本輪應新昌，真善地也，後爲湖南之王師爺弄鬼，設法貨去，然後及南城。南城係酌委，弟固不願，潘亦不肯。不意續出者高安，則不能不與矣。豈善也哉！丁漕爲兩任裁串，剩者無幾，皆瘦而又瘦。民情瘦極，書吏瘦極，差役瘦極。非冲、

繁、難三字缺，實瘦一字缺也。……』此時趙之謙身體極度虛弱，繼室陳氏更是病重日危，「頃奉委南城，又非佳缺，而水路極迂曲，不能不去，不能即去，正大爲難。日來料理行裝，並婦人小孩之衣具，亦須自家檢點，何苦如之。」^②結果，在趙之謙赴任不久的第二年三月，繼配陳氏歿，年僅三十。而趙之謙亦因此而「哀鬱傷於中，風寒襲其外」，加之公私之累，終因舊疾肺氣腫哮喘病發，於光緒十年十月初一卒於南城官舍，時年五十六歲。

赴江西任的十三年間，趙之謙滿懷一腔熱血，憑着一身正氣，去圓他心目中「爲官」之理想，其結果卻如一場夢。他逐漸體會到了「爲官」之道，無非是「卑鄙無恥」四個字，這是趙之謙最爲討厭、絕不可做到之事。因此，即便大家知道趙之謙有學識，上下都請其代作文章，更不必說令其做通志總編，而學無所用，《通志》書成之後也就報罷了。而三次爲官，更是不合時人眼，被人排擠，加之命運不濟，縱有治理家國之學識、膽識，而不能得所謂的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亦是枉然。在五十五歲那年的端午節，他作《鍾馗圖》扇並填《滿江紅》詞一首云：「什麼東西，是紙扇，遮將面孔。可憐見，滿腔惻隱，周身懵懂。黑地昏天翻舊譜，朝更暮改裝冤桶。大老官，不費半文錢，憑挪動。仗師父，方填空，賴兄長，且增重。打燈籠本有，外甥承奉。細作神通軍帳坐，婁羅鬼溷天門洞。湊眼前，節物寫端陽，題詞總。」這充分地表達了他對當時官僚黑暗體制的不滿與嘲諷。曾致丙翁函中寫道：「江西官場大都以瞞睡爲事，上行下效，以爲安靜。弟等所謂人地不宜，本不應再來饒舌，惟醒眼聽夢，嚙實不耐煩，故作此妄語，非不安分。」

所以，有人說趙之謙是病死的，亦是累死的，更是氣死的，這是封建社會文人的悲劇和縮影。我們爲趙之謙鳴不平，也是爲時代鳴不平。

趙之謙還是窮死的。趙之謙一生貧困，至死亦未能有過發財之時。自買官江西，他就希望能當縣令，以清其債。然而初爲編輯，所得祇够生活所需，根本無力還債。甚至有時還要靠書畫以補家用。直到任鄱陽知縣，奉新知縣，仍在還債。己卯鄱陽任上致王懿榮函中提到：「積逋



《西子湖圖》載趙之謙墓葬地

三千餘金，已償其半。』壬午年奉新任上時致魏稼孫之子性之函云：『去年來奉新，決計先了債務，……』致柳橋函云：『弟來奉新一年，雖無所得，而較之鄱陽大勝，宿累已清其九矣。』又函：『吾輩鈍根人，爲無錢故。猶戀戀此土，真可嘆矣！』奉新之後輪委期間致友人函云：『回省一坐年餘，二千金化爲烏有矣，尚冀有骨無肉之天鵝，可笑已極。』南城任上，致董覺軒函云：『弟春來無一日閑，內子病勢日危，論脈象當在夏至，診病形則朝不保暮，現已刻刻擔心。有此一變，則弟亦北寧失守矣。初議引疾，學公所爲。既而算之，一走則虧短出尚不止一千五百也。姑隱醜待之，……全仗冬漕填空子，毫無所霑潤，運氣不佳，何說之詞。』直到十月仙逝，仍未還清積欠。因此，其遺軀，逝世

後兩年由浙江、江西、北京等地親友集資，纔遷葬杭州者，真可謂『窮死一生』。可悲可嘆如此！

然而略微所幸的是，趙之謙在他的晚年，雖然他決意於仕途上一試抱負，『誓不操刀，畫不多見』，^{②4}但他仍然沒有放棄書法創作，他也常常於忙中偷閒，賣字供鬻，無形中使他的創作水平更上層樓，無論是魏體真書，還是篆隸，都趨於成熟而至『人書俱老』之境。

傳世作品中，晚年手筆頗不少，然而多無年款，而上款亦多無從考察者，這些作品，便大多是應酬之作。

趙之謙書名、學識曾動京城，『執金幣以求文章、求書畫者戶屨常滿』，『一紙之出，珍逾球琳，論者謂國朝二百年來不多覩也』。^{②5}然而趙之謙生性孤高，又不自以書名，更不輕易爲人作書。中年（四十二歲前後）以書畫供鬻杭州時，也實在是迫於生活，不得已而爲之。曾反陶淵明語刻一自用印云：『爲五斗米折腰』，表達了他的痛苦心境。也曾集龔自珍詩句爲聯云：『別有狂言謝時望，但開風氣不爲師』，『書以門壁，聊以解嘲』。^{②6}可是，他卻從不輕易爲人書，也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，他的作品傳世並不多。篆刻作品中，更是找不到應酬之作，皆是爲親朋好友所作，這是他的性格，或者說是他的『非以此爲正業』的思想所決定的。

然而，人有不得已之時，在江西清苦，加上家中子女（尤其是爲了他的女兒桂姑，嫁於同鄉沈子餘）對他的厚盼，他在四十五歲時致舒梅圃函云：『大女兒無錢用，真是苦事。寄信來時，恰是他運氣好，有廣東人寄我二十元來寫字的。茲即寄去，祈付之。』可知，在『爲官』之餘，也不忘書畫。而書畫又是他自幼所愛，加上他有着完美主義藝術思想，致使他不能隨意應付了事。因此，即便是並不相識的人求作字畫，他也会認真對待。這正是我們能夠在傳世作品中明顯感受到的，絕無應景而不負責任的作品。

如果我們說趙之謙並不把書法當成自己生命中的追求目標，但它卻時時伴隨着趙之謙，爲他生存謀取了利益，更是他生活中的一種輔助手